

革命时期的樱桃桃

GEMING  
SHIJI  
DE  
YINGTAO

王江  
著

# 革命时期的 樱桃桃

作家出版社

# 革命时期的

GEMING  
SHIQI  
DE  
YINGTAO

# 柳 女 桃

王江  
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革命时期的樱桃/王江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  
ISBN 7 - 5063 - 3504 - 2

I. 革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305 号

## 革命时期的樱桃

---

作者: 王 江

责任编辑: 刘 方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奇文云海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10.7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504 - 2

定价: 20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谨以此书表达我对智者的崇敬和对  
愚昧的悲哀，为活得太明白或不明白的  
人道一声，辛苦啦！



人的相遇是偶然的，分离是必然的，也许人生的一次相遇会让你铭记终身。

这事还得从鲁岩说起。那还是上山下乡的时候，鲁岩在知青队老喜欢惹点事，被郑晓天揭发挨批判后，贬到生产队去看樱桃园。他住在樱桃园的小窝棚里，离我住的凤凰村知青队有二里多地。他父亲是大学教授，老右派，臭老九，至今还蹲在牛棚里。我家也是黑帮，父母进干校，我俩人常在一块聊，有点惺惺惜惺惺的感觉。一个春天的傍晚，我来到樱桃园外。刚下过一场雨，四周湿漉漉的，鞋踩在泥路上直发黏。这樱桃园并不大，长着百十棵樱桃树，四周用木篱笆围着，上面爬着些藤蔓，藤蔓波浪般卷曲前行，如女子卷曲的发梢，透出几分柔媚来。樱桃树有两人多高，树冠蓬松着，显得很慵散，如晨起梳妆的女子，发际凌乱，尚带着几分懒洋洋的睡态。绿绿的樱桃坠在枝上，仿佛挂在女子白皙脖上的一颗颗翠珠，在阳光中闪耀。圆圆的樱桃透出水汪汪的劲儿，像檐下摇摇欲坠的水滴，闪着迷人的光泽，仿佛一不小心会跌落到手心里，化出一片绿来。这秀逸的果实，不由让人的性灵迷醉；这精巧的青翠，足以让人的魂灵怅然。我走到樱桃园门口。大黄摇头摆尾向我跑过来，围着我转，亲切地舔我的手。它是条黄色的大狼狗，黄毛中杂有灰色的毛。它性格温顺，是鲁岩在山里砍柴时捡回来的。当时它又瘦又小，站都站不起

## 革命时期的樱桃

来，鲁岩可怜它，把它带回了樱桃园。现在长得高大威猛，俩耳朵支棱着，毛长长的，油光锃亮，瞧它撒欢的样子，又调皮又可爱，我很喜欢它，常逗它玩。我摸着它背上柔软的毛，向前走去。

我走进樱桃园里，向四周望去，园子里另是一番景象。太阳的余晖洒落在树林中，映着叶上的水珠，晶莹的闪亮，射出诱人的光。林中飘浮着一层淡淡的烟霭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，黄昏的柔情在草地、在枝头、在叶片间缠绕。微风拂过，飘来一股悠然的澹香，那香味清幽幽、甜丝丝的，如饮一杯清香的茶，在舌尖留下淡淡的苦涩，而滋滋的甜味却从喉咙深处冒了出来。清甜的气息馨满了你的心肺，人的五脏六腑像洗过般洁净，你就像回归了自然，有一种圣洁的感觉。在香息的包裹中，香甜注进了你的心，久久不愿散去。品尝着这份清雅，人陡然高贵了许多。人陶醉其中，无所思，也无所忆，只有那袭扰着黄昏的蜜意与柔情。我见大黄摇着尾巴，从自己身旁向他跑去，也不叫，乖乖地蹲在了他腿边。他正坐在窝棚边树下的石桌旁看书，看得入了神，对我的到来一点觉察也没有。他长得又黑又瘦，像根烟熏的柴火，被搁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他身后的窝棚半高架在地面，深褐色带树皮的原木墙与黑色油毛毡屋顶，在一片绿色的遮掩下，孤零零地呆着，有点像沈从文笔下湘西江边的木屋，颇有野村寒舍的味道。他面前的青石板石桌不成个形状，方不方圆不圆的，搁在一个树桩上，面上挺毛糙，是他从地里挖出来的，也算派上了用场。旁边摆着四个石凳，是四块不成形状的黄石头，表面很光滑，上面较平，不会硌屁股。石头很沉，把地都压出个坑，能把它弄来，真够费力的。蜡黄的石凳与青色的石桌相配，色调挺和谐。石桌边长着棵硕大的樱桃树，高出别的樱桃树好几丈，据说它的树龄最老，好几百年了，瞧它那威风凛凛的样子，颇有着大将的风采。老乡称它是树精，是棵神树，是保佑他们的，谁也不敢动它。传说，明末清初的时候，曾有两只大鸟落在这棵大樱桃

树上，“叽哩叽哩”地叫，当地人称为吉利鸟，又称凤凰，小村也由野鸡岗改名为凤凰村，可活着的人谁也没见过。这树好多年不结果了，今年出奇地挂满了樱桃，沉甸甸地坠在枝头。树结果之后，十里八里的乡亲闻讯赶来，他们在树边点上三炷香，合掌跪拜，口中默默祈祷，走时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奇事，奇事。”那时树下一片红香火，星光烁耀，枝叶中烟云弥漫，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。他说这棵大树长得壮、能结果，是他上肥上的，真是吹牛不打草稿，不过经常冒出点臊臭味时有所闻，这里离窝棚近，倒是方便。我瞧他专心致志看着书，悄悄地走到他身边，冲他大叫一声：“鲁岩！”他忙把书往身后藏，惊恐地回过头来，一见是我，眯着眼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这鬼灵精，吓了我一跳。”

“你偷看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肯定有鬼！”

“这年头，没鬼也有鬼了。”

“你得让我看看。”

“小女孩，当心中毒哟。”

“我免疫能力强着呢，还怕中毒？”

“好，给你看。”

他把书合上递给我，我接过书顺着坐在旁边的石凳上，包裹的牛皮纸封面上写着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体会汇编》，还说中什么毒，又在骗我。真没想到，他还是个学毛著积极分子呢，老运动员了，大会小会挨批的主，私下还挺上进。可这书还用藏吗？一个月前发下来的，知青人手一册。我不由瞟了他一眼，他一副得意的样子，伸出手来拿书。这时，我无意中用手一捏，厚度有点不对，翻开首页，《俊友》书名清晰入目。他忙抢过书去，一屁股坐在书上。跷着个二郎腿，歪着头看着我，一副得意的样子。我质问他：“你看黄书？”

“对你是，对我不是，我已经向你敲过警钟，说过小心中毒嘛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看这样的书？”

“它是世界名著，想看还找不着呢。”

“可它宣扬资产阶级的东西呀。”

“管它什么阶级，只要好看就行，这书特有人情味。”

“你就知道情呀，爱呀，看来你毒中得不轻，立场都站歪了。”

“你说谁中毒了？什么是立场你还闹不明白呢。”

“这书早被批判了，我比你明白得多。”

“你那是唱高调，唱高调谁不会唱，我唱起来比你好听多了。”

“你说谁唱高调？”

“你呀，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！”

“你有胆，明天我就告到张队长那儿去。”

“你去告啊，马屁精，别拍到马蹄上去了。拍舒服了，张队长准奖你一个大大的勋章。”他两手的手指叉开，在胸前比画出一个大圆圈。

“你敢骂我？”我被气歪了头。

“骂你是轻的，告黑状有什么本事。跟你说再多也没用，对牛弹琴，我反正是狗崽子，你看着办吧！”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，说话硬硬的，眼光冷冷的，身子扭到一边，有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感觉。瞧他那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真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他还竟敢当面骂我，污辱我，气得我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干脆扭过脸来不理他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见我噘着嘴真生了气，就软了下来，直哄我说：“娇气包永远是娇气包，为这本破书生气，还哭鼻子，羞不羞呀。”我抹了一把眼泪，依然气鼓鼓地坐在一边不吱声。这家伙简直太不把我当人看了，说它是黄



书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，问谁去都会评我有理，你等着挨批判吧。他见我还板着脸，不由站了起来，走到我跟前，对我边作揖边说：“这书是借别人的，人要讲信用，算您给我一点面子，我求您还不成吗？你要什么，就给你弄什么，天上的月亮也给你摘下来。”看来他也心虚，有点怕了。瞧着他虔诚认错的神态，一副低三下四求我的表情，我傲慢地扬起头问他：“你说，谁是牛呀？”他弯下腰来，头低低的，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，接上话头说：“我是我是，一头蠢牛，笨牛，傻里吧叽的牛还不成吗？”听到他的话，瞧着他那副可怜的虾米相，我肚子里的气一下子消了，差点笑了出来。他一见情况好转，又挺起胸来，拍着自己的胸脯，一本正经地来了一句：“当然还有孺子牛，那是我本家。”这人真是厚颜无耻，还想当孺子牛，跟鲁迅先生平起平坐，还套近乎称本家呢，真不要脸。我仍然装出生气的样子，不服气地说：“你有本事把月亮弄下来让我尝尝，到底什么味儿？”按照他的吩咐，我张开嘴，闭上眼，耐心等着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圆圆凉凉的东西进了我嘴里，我一咬，那酸劲儿顺着我的喉咙往下窜，酸得我直倒牙，胃液跟着翻上来，恶心地让我呕吐了起来，满口苦滋滋的，眼泪也给呛了出来。我边弯着腰吐边埋怨道：“你真坏死了。”他边安慰我，边帮我拍着背，还花言巧语地解释着：“这是小月亮，挺圆，就是青了点儿。”我强撑起身子，冲着他回了一句：“月亮还有长在树上的呀。”他见我好些了，用手指着树梢上的一轮弯月，得意地说：“你看，月亮不是挂在树上的吗？如果你吃的不是月亮，那你就是偷樱桃的贼了。”我生气地挥起了小小的拳头，他吓得赶紧跑开了。遇上这样不讲理的人，真气得你没脾气。

这时，一群小鸟飞进樱桃园里，叽叽喳喳，园子里顿时热闹起来，这些小鸟只落在矮的樱桃树上，而那棵大樱桃树一只小鸟也不落，挺奇怪的。我坐在石凳上，入神遥望着翻飞的小鸟和浓

郁的绿色，感染着生命的朝气和活力，一时忘却了跟他的争吵，也忘却了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。在这种充满浪漫情调的环境里，能让人轻松许多，也会给人带来一种情绪上的快感，这是我喜欢的原因之一。“又来了一群小偷。”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弹弓，从窝棚下抓了一把泥丸，拉开卷在弓叉上的橡皮筋，蹑手蹑脚地向小鸟聚集的树下走去。这小子是个神枪手，让他看园子，也沾了枪法准的光。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随手扔了过去，快逃吧！小鸟惊得“呼啦”一下子腾上了天空，在蓝天自由地飞翔，翅羽上染着晚霞的余辉。他回来气鼓鼓地冲我说：“到嘴的鸭子全让你给赶飞了，今天是上街丢钱包，尽遇上贼了。”我看他的那副德行，还敢指桑骂槐地说我是贼，我也不客气了，当面反击道：“瞧你那偷偷摸摸的劲儿，贼眉鼠眼的样儿，才真像个贼呢。”我气得去打他，他机灵地闪开了，我在后面一个劲地追，我边跑边冲着天大声喊着：“小偷来喽，抓小偷啰！”惊吓得小鸟再也不敢落到樱桃园里来。

他一双细腿跑得快，我紧追慢赶也没追上，追了一阵子，我俩都累得坐在大樱桃树下的石凳上“呼呼”直喘气，俩人对视着笑开了。他的皮，他的笑，他苦中作乐的情绪，时时感染着我，让我感受生活的轻松和愉快。下乡三年多了，父亲一直没解放，父亲是因为镇压学生运动而倒台的。“文革”初期，我父亲在省里主持工作，当时，中央叫省里往学校派工作组，我父亲就照办了。后来红卫兵起来造反，我父亲的问题被人揭发，父亲成了省里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，压制群众运动的黑后台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爪牙。大字报贴得满街都是，省委家属院被红卫兵冲开之后，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，父亲的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，油炸、水煮、火烧、生煎，恨不能要把父亲给活吃了，父亲还被革命小将拉出去批斗了好几次。老革命遇到新问题，革命几十年最后成为革命的对象，被免职之后，一直作检查，挨批判，

后来去了五七干校。妈妈在商业厅当领导，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被批判后，跟父亲殊途同归，也到干校呆着去了。父母亲的相继倒台，对我简直是晴空霹雳，我从小骄傲的小公主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弃儿。父亲的老战友朱叔叔收留了我，我一个人躲在他家里，直到下乡。

父亲的问题一直没解决，我回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几乎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。当时知青回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个人表现好，家庭有问题的不能回；家庭条件好，表现不好的不能回；家庭条件好，表现也还行，领导关系不好的也不能回；家庭、表现、领导三方条件都可以，没有回城指标同样还是不能回。每年就那么三五个指标，回回挤破头。我们知青队剩下的六十来人，回城似乎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，天天修地球吗？郑晓天和李娟当兵去了，穿上军装那神气劲，甭提了。蔡平升被推荐上了大学；还有郝长山等几位出身表现好、跟领导关系也不错的同学也陆续招工回城里了，大都剩下我们这帮“可教育好子女”。口上说，讲出身成分，不唯成分论，重在表现。其实，表现再好也没什么用，我踩着冰碴下田，来着例假照样插秧，苦活累活抢着干，活干得一点不比男生差。记得前年冬天，我们挖塘泥往地里积肥，由于干了塘，塘边的坡又高又有些陡。我推着架子车跑得飞快，来到池塘边，车惯性力大，一把没拉住，架子车滑了下去，顺着斜斜的塘岸边直冲塘底。车速又快，我紧闭双眼，大声尖叫，两手紧紧抓住架子车把，车拖着我快速往下滑去，我两只脚半在地上半在空中，车到了塘底戛然而止，车架一下子翻了过去，架子车翻过去后，两个车轮还飞速地转动着。我被高高地抛向了空中，一下飞出十几米远，跟空中飞人似的，我两脚刚挨地，巨大的惯性力把我直挺挺地摔进了泥塘里，一身又黑又臭的泥。正好摔在挖塘泥的鲁岩身旁，溅了他一身一脸泥点，瞧他的样子，活像只小花猫，我想笑，可怎么也笑不出

来。他赶紧来扶我，我当时像岔了气，浑身疼疼的，一点也动弹不了。这家伙边抱起我边说：“刚才小燕子还飞得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来了个倒栽葱，摔在乌都泥潭里了？”你说气人不气人，林彪才摔到温都尔汗呢，瞧他这张臭嘴。我想争辩，可嘴动了动，说不出话来。当时，他和李辉赶快把我抬到架子车上拉到公社医院，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，脚腕肿得好大，走路拄着双拐，幸亏塘泥软，没有骨折。因为他那句幸灾乐祸的话，气得我好长时间没理他。后来，他主动向我认了错，说当时想看我的反应，估计一下伤得重不重。这人总会为自己的恶作剧找来一堆理由。

这事之后，队里大会小会表扬我，被评为县知青标兵，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照样修地球，招工上学当兵没份。出身好、家庭没问题的还有些希望，我们的希望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，完全靠撞大运谁去拔这根了，还有什么盼头啊。只有在这呆着，守着这穷乡僻壤，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。这种对前途的无望，不时从我心底冒出来，心里酸楚楚的。虽然我们也曾蹦着、跳着去迎接每天升起的一轮朝阳，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，人的激情一点点地被销蚀，情感一天天变得淡漠，希望也一天天地化为泡影。既没有值得追忆的往事，又没有今日的新奇，更没有明日的企盼，人也变得麻木，如鲁迅笔下的闰土，只有分明叫一声“老爷”的分了。人仿佛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人生巷道，里面狭窄、阴暗、潮湿，摸着湿漉漉的洞壁，吸着那霉腐的空气，见到跌跌撞撞往前走的身影，传来杂乱的足音和低沉的叹息，声音沉闷而悠长，在岩壁间回荡。黝黑甬长的巷道，见不到一丝光亮。巷道的尽头是一扇永不曾开启的木门，上面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古锁，门上贴着个泛黄的封条，上面浓墨写着硕大的“封”字。这“封”字如一个魔咒，压在每个人的心上。鲁岩见我闷了半天没吭声，主动地问道：“你在想啥？”

“没想啥。”

“就你们女生心事多。”

“谁像你，一肚子鬼心眼儿。”

“我猜你准在想回城的事儿。”

“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呀？”

“八九不离十。”

“想又怎么样？”

“好事！不出一二年准回。”

“你是神仙呀？”

“半仙，能掐会算。别人的事我管不了，对你的事可以算个八九不离十。”

“行呀，我就等着看你的仙气啦。”我说完，他抿嘴一笑，手拿着弹弓起身去赶鸟了。我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望着他猫着腰行走的背影，跟小鬼子进村似的。再愁的事到他嘴里准没事，他的聪明才华和乐观精神总吸引着我，在他身边有一种安全感，心也静了许多。他读了不少书，像个百事通，世上什么事都知道，鬼点子也多，遇上什么难事他都有办法对付。自从郑晓天揭发他之后，他一直寻找机会，报一箭之仇。前年挖完塘泥，队里又带着知青们去修水利。数九寒天，地冻得硬硬的，一镐下去只是个白印子，鲁岩手掂着把铁镐站在水渠边上，正巧郑晓天走过来，他热情地跟郑晓天打招呼，对郑晓天说：“你说这铁镐一到冬天怎么变成甜的了呢？”郑晓天用怀疑的眼神望着他说：“我不信，你又在骗人。”鲁岩语气坚定地说：“不信你舔舔，咱们赌一块钱怎么样？”郑晓天望着他拇指和食指中间夹着一块钱，在自己眼前直晃悠，心想正好没烟抽了，这小子给咱送烟钱来了。昨天一天憋得要命，死皮赖脸才蹭到了一根烟，一块钱可以买四包黄金叶，六七包大丰收呢。自己只要舌头轻轻地沾一下铁镐头，嘴里说不甜，这钱准能赢回来。便说道：“说一不二，你可不许反悔呀。”鲁岩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一舌头定输赢。”鲁岩倒拿着铁

镐，头朝上，把朝下，郑晓天一舌头刚舔到铁镐头上，鲁岩把铁镐往他舌上送了一下，当时气温已在零下十度，郑晓天的舌头一下子冻在了铁镐上。郑晓天不由自主地往回一收舌头，鲁岩又把铁镐往下一拉，郑晓天的舌头顿时被铁镐粘下了一大块去，疼得他“吱呀”乱叫。鲁岩望着他说：“我说得没错吧，准是甜的。”郑晓天说话也不当家了，支支吾吾大舌头似的申辩道：“甜——一个——屁，疼——疼的。”说完“嘶，嘶”直往嘴里吸气，一把从鲁岩手上抢过那一块钱。从此，郑晓天大冬天也跟狗遇到夏天似的，舌头一天到晚伸在嘴外面，烟也抽不成了，瘾上来时，舌头伸到嘴外，点起烟来，整张脸歪着，嘴还直漏气，费几根火柴才能点燃。他把好不容易点着的烟放在嘴角，抽上两口过把瘾，舌头被蜇得生疼，痛得“嘶，嘶”直咧嘴。别人见他那难受样，问他怎么回事。郑晓天还无法说出事情的真相，总不能把傻逼青年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吧，多跌份呀。只能嘴里跑着风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舌——上长——长疮——了。”鲁岩把这事说给我听，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说：“你这人可真够黑的。”他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条秦副队长的狗，让他闭上那张狗嘴，少胡说八道地乱咬人。”我觉得像他这样一肚子鬼心眼的人，世上还不多见，反倒让我更喜欢他了。我还喜欢听他说话的声音，他幽默的谈吐里透着股成熟男人特有的魅力，听他说些稀奇古怪的事和他的一套往往歪打正着的理论，是件开心的事。我也喜欢闻他身上的味道，那让我迷醉的味道，我的心里不由一阵颤栗。

天色渐晚，我赶紧向他告辞了。他送我时又把那本书悄悄塞进我手里说：“黄不黄，看后定，给你一天时间。”我手里像紧攥着个手雷，手心里直出汗，黏黏地粘在那书面上。当我走出百米远，不由回头望去，他和身边的黄狗都埋进夜的黑幕里，樱桃园的樱桃黑黝黝地闪亮。

二

第二天一大早，鲁岩就醒了。

外面的雨虽然停了，可屋里还在滴答，床边的脸盆快接满了，靠窝棚边的褥子也湿了。在窝棚里住着，褥子干了湿，湿了干的，弄得上面一道道弯弯曲曲的黄印子，跟地图似的，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尿了床呢。他翻了一个身，被子黏黏糊糊的，怎么也睡不着了，爬了起来穿上衣服。咳，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。幸亏窝棚半高架在地面，不然人都成鱼精了。他打个哈欠，定了定神，从床下抽出张油毛毡，走出窝棚。架着自制的木梯，攀上棚顶，用锤子把漏雨的棚顶钉好，又用一块塑料布把渗水的棚边围上。他感到自己快成鲁宾逊了，什么活都得自己干，什么垃圾都得往回捡，不定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，像油毛毡、塑料布都是他从地边捡回来的。窝棚也是凭自己的双手，花了三个月时间，在原来破旧窝棚的基础上修建完善的。伐木头、砍树枝、锯木板，自己动手，建房搭棚，每根钉子都熟悉，还真有点苦。可让他回知青宿舍，怎么也不想回去。刚下乡那阵子，郑晓天揭发他夜里说梦话，发泄对社会的不满。秦副队长狠抓阶级斗争，把他树为反面典型。他成了众矢之的，大会小会挨批判，觉也不敢睡，夜夜失眠，熬出个熊猫眼，挺吓人，离远了看，人家以为他戴着圆墨镜呢，跟汉奸似的。后来他想了一招，每晚睡觉前，在自己嘴中间贴块小胶布，白天一揭掉胶布，弄得小胡子当间一块白，被

同学们奚落为假日本鬼子，之后他常刮胡子，倒把胡须弄得枝叶茂盛。由于他嘴上贴胶布睡觉，夜里也常给自己憋醒，大呼小叫的，胶布把嘴皮都拉破了，嘴肿得高高的，活像一个猪头小队长。嘴被胶布封着，梦话是不说了，可呼噜声打得震天响，推都推不醒，同屋的人把臭袜子放在他的鼻子上，半夜他懵懵懂懂地坐起来说：“这是哪儿的茅坑，怎么这么臭哇！”原来，他让臭袜子熏得半夜做梦，自己掉进了粪坑，怎么爬都爬不出来，搞得大伙都嘲笑他。他奇响的呼噜声害得人睡不好觉，大家都讨厌他，不想跟他同住一屋，纷纷到队里去闹，正巧樱桃园缺人看，于是，把他打发到樱桃园看园子。他本来就不合群，像只孤雁野鹤，自从来到这小窝棚，他才活得轻松些，倒下就着。这是他的自由天地，是避风港，是神仙居所，可以过着悠哉闲哉的好日子。

他洗漱完毕，到园子里溜达了一圈。大黄狗在园子西北角狂吠，他赶紧跑过去。只见地面塌了一个大坑，有一米多深，里面露出疹疹的白骨，四周飘荡着腐烂的气息。当地传说，古代这里曾有一座孤庙，庙里有棵樱桃树，为庙中方丈所栽。后庙宇焚于战乱，和尚也都散去。乡亲们看中这里的好风水，把祖坟安葬于此，日久天长，便成了一片坟地。五十年代办公社，该迁的坟都迁走了，无人迁的遗坟也都夷平了，开始种庄稼，由于离水源太远，没多少收成。六十年代末期村大队见大樱桃树长得好，改种了樱桃树。这孤坟野鬼之地，自然无人愿意来。他来时不知道，还以为因祸得福，福星高照，并不觉得怕，后来知道了，也已习惯了。与野鬼共眠，使他少了许多世俗的烦恼，给他一块清新之地。他随手掂起一把铁锨，往坑里填土，随后一想，又停了下来。对，不慌填这坑，要把它留着，这里离门口近，可以吓吓那些偷樱桃的贼和找事的人。

鲁岩双手扶着铁锨，凝望着那残缺的尸骨，思绪万千。骨头



白中泛黑，骷髅显得狰狞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腐味。他曾有过恶恶的尸臭味么？大地的胸怀是博大的，她滋养着人类，任其繁衍生息，又接纳他们腐烂的躯体，让他们归于宁静，归于长眠，归于这黑暗的世界。这是一个平等的归宿，无论是贵族、君王，还是平民、乞丐；无论你活得高贵、富有，还是卑微、贫穷，都要回到这人生的终点。无穷无尽的争斗止息了，相互之间的践踏消亡了，高贵者与卑贱者殊途同归，化做一缕烟，一片尘，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一堆白森森的骸骨。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客，步履匆匆，来世间走一遭。有的客死他乡，什么也没留下；也有的在家谱上留下一个姓名符号，只有子孙去追悼他的亡灵；还有的则已名垂青史，或遗臭万年，在历史的册页里留下了他人生的足迹。历史的评价往往随时代的需要而变迁，好坏自有公论，变成优劣唯权是论，古为今用，史为吾用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。他自身的成败已不重要，今天好得要命，明天可能坏得要死。像孔夫子、宋江、甚至岳飞，这些历史上红极一时的人物，不都成了当今口诛笔伐的对象了吗？现在推崇秦始皇的严刑厉法，反对仁爱忠义，倡法贬儒。在打倒孔老二的口号中，孔子的儒家学说被列为封建理论的奠基人，封建社会的维护者，一向尊孔的郭沫若，也溜到反孔那面去了。岳飞成了愚忠的代表人物。《水浒传》中的宋江也成了只反贪官、不反皇帝的投降派领袖，农民运动的叛逆者。施耐庵老先生如活到今日，恐怕也只有戴高帽游街的分了。因为历史这丑孃太喜欢打扮，怎么说，怎么是；怎么画，怎么像；怎么打扮，怎么漂亮。有时记忆力不太好，忘性也大，有价值的真东西，早抛到了九霄云外，或扔进故纸堆里，也许已化做一缕青烟，消散在空气中，你急可她不急。

他是死于战争、疾病、天荒，还是寿终正寝；他是村民、流乞，还是地主、富农，已无人问津，也无从知晓。他的白骨证实他走完了一生，浮华或贫瘠的一生。他会不会是那个建庙的方丈